

引光寶錄金卷一

崇禎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建立監國於南京。

神宗皇帝之孫也。父常洛。明

于浩◆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明清史料叢書

八種

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

也。司唯潞王諱常潁。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以

郎呂大器。武德道雷縉。祚未定。而逆黨

西壇

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

公

引光寶錄鈔卷一

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

馬士英 於南京。

神宗皇帝之孫也。父常

頭箋。命 雒陽。十六年正月。分

往建。時督都諸臣

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

于浩輯

明清史料叢書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種

②

馬士英 馬士英

馬士英

英使事出於馬士英

頭箋。命

頭箋。命

命尤至者。即填頭箋。命

或曰。福王也。文職入見。敢以士英授之。

第二冊目錄

明季稗史續編	商務印書館輯	
明季實錄	一卷(清)顧炎武輯	一
蜀難叙略	一卷(清)沈荀蔚撰	六九
紀福王之立	一卷 佚名撰	一〇五
東林事略	一卷 佚名撰	一一七
東林紀事本末	一卷 佚名撰	一二三
史料叢刊初編	羅振玉輯	
史序		一二九
庫書樓記		一三一
史料叢刊目錄		一三七
太宗文皇帝日錄殘卷	一卷	一三九

太宗文皇帝致朝鮮國王書	一卷	一八三
太宗文皇帝招撫皮島諸將諭帖	一卷	二一九
天聰朝臣工奏議	三卷	二六九
聖祖仁皇帝起居注	卷一—卷六	五一七

明季稗史續編

明季實錄

古吳顧炎武寧人輯

諸臣乞貸疏

悲夫。虜虜未殄。寇篋旋騰。血餓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執無常。豈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官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資起。或輓輅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彙爲里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糧無壅于郇廚。飛附天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所由瞻仰。亦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卽戎。必議且先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千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盡輸令在。極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嗜之王臣。授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

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輅。出塞本徵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墜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膏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執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貲。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以卽死。實切執受之願。輒通託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回指之旂。封章尙達于北辰。奮筆敢駕于南史。是爲過計。亦有癡衷。見起君親約臨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槌心瀝血之至。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戶部尙書高宏圖。工部尙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尙書呂大器。侍讀姜曰廣。常卿何應瑞。府尹劉士禎。鴻卿朱之臣。僕丞姚思孝。吏科李沾。戶科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光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同頓首懇。

監國福王詔書

崇禎十七年五月。監國福王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烈。列宗續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

自高會以逮子孫世享太平代受養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囚屠戮我百官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覆載不容神人共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讎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終夜拊膺悲涕永歎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未得勉狗輿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四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上慰天祖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虧所追深愆敢不戮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讎是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難未平軍興正棘盡行蠲派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已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三年已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徵貪吏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卽行拿問一面題知如撫按徇私容庇并行重處共計三十款不及細錄嗚呼自有乾坤鮮茲禍亂之慘凡爲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尙其勗哉匡予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監國福王謄黃

監國福王諭曰。嗚呼。予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何昊天。降此鞠凶。嗚呼。慟哉。惟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祖宗宏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罔有休暇。冀堯舜之深仁。挽叔季于唐虞。念茲在茲。無時或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亦未有甚如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朝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至于餉初增而。又減。將已敗而仍收。官極貪極酷而仍用。豈非欲化頑爲良。撥亂歸治哉。無何。皇天不弔。遂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爰及國母。掩袂相從。徽音頓杳。遺烈如生。信乾坤之令德。肆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貽羞千古。孤雖渺質。血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凶。謹告哀于臣民。庶憐予而多助。知爾同心。淒感何極。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係。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福王登極詔書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弈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箕鼎。而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充監國。攝理萬機。乃累箋勸進。

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潢池盜弄。鐘虺震驚。燕畿埽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惟德涼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誠之功。尙賴親賢戮力。助勦。助予敵愾。以明年爲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所有事宜。另行列款。

南中近報

南京廿一日。備知北京被陷確信。九卿科道連日會議。以親以賢。及福藩總督馬士英致書南中。言已傳諭將士。奉福王爲三軍主。廿七日。諸臣謁陵定議。勳臣有當面詈及文臣者。廿八日。哭告太廟。兵部尙書史可法督師浦口。先于廿六日具公啟迎王。差禮部司務迎至儀真。廿九日午後。王泊舟燕子磯。三十日。百官恭迎接見。王答兵部尙書。大意謂國母尙無消息。隻身避難。宮眷未攜一人。初意欲避在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當等語。及挨次進見。對勳臣痛哭。素衣角帶。羣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款語。極其寬和。言及迎立卽力辭。言封疆大計。惟仗諸位先生主持。五月初一日辰刻。王自水西門起駕。由城外至孝陵。乘馬從西門入覆殿。以東門乃御路也。拜謁罷。徘徊良久。問懿文太子陵。欲往瞻拜。從朝陽門進城。至東華門。步行過皇極殿。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于內守備府。百官進見。行四拜禮。王傳上殿。共商戰守之事。史可法奏對良久。魏國公內守備各有奏。靈璧湯國祚以戶部指餉不發爲言。詞義憤激。兵部侍郎呂大器呵止之。御史祁彪佳奏以綱紀法度。爲立國之本。言頒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

大臣科道俱會議于內守備家議登極監國咸以先行監國爲便益加推讓愈見王之用心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無有欲登大位之意可使諸藩攝服而江北諸大將使共與推戴則將士亦宜歡欣乃以金鑄監國之寶又商枚卜及冢宰之事是日人情鼓舞王輦所至都民聚觀生員及在籍官沿途皆有恭迎者咸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是日五色雲見初二日王召見百官升殿議事大臣奏勸進王辭讓愈堅大意以人生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慘死母后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言訖涕泣又言東宮與永定二王見在賊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聽諸先生擇賢迎立吏科李沾同科道奏以朝班宜肅蓋因廢職諸臣有溷入迎賀故也科道入奏迎立之意御史郝彪佳以人心天意爲言王遜謝如初令百官退止留兵部及內守備進內議事少頃再入班上勸進第一箋攝禮部呂大器跪奏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少頃又進第二箋王傳命進乃手書批答仍領監國餘所請不敢當初三日百官朝服王行告天禮其祝文焚時飄入雲端衆以爲異王升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早間有傳後日卽登極者大司馬以人言搖搖亦欲再勸進御史郝彪佳力爭謂監國之名極正而王之賢德益彰今監國不兩日而卽登極何以服人心而謝江北諸將士斷宜發喪服滿後使德澤及人大臣推戴攝禮部呂大器魏國公徐宏基議皆協乃定其議攝吏部史可法邀諸臣會推閣臣冢臣舊例五府不入班行時因怨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閣臣推史可法姜曰廣高宏圖冢臣正推張慎言陪推劉宗周先是有傳高傑之兵已入淮陽大掠且

有己欲入朝。共將家眷安頓江南之語。職方司萬元吉欲親出諭止。是日得高鎮及劉鎮青。頗申大義。云且早發喪行哭臨大禮。約史大司馬過江。共議恢復。

宏光上諭 七月廿七日

上傳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時復秋高。共滋舟漏。乃自殿爭敢。震駭。至穴闢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本懷從翼。爾文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不遠。精白乃心。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國難。丙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平心。若彼盾此矛。爾虞我詐。祖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觀朕爲何如主。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息爭圖功。勿頸之交。仇忘廉闇。同車之雅。嫌弭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體恤朝廷。庶君臣之間。禮全始終。不則祖宗成憲。弗尙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特諭。

大清檄文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義。洪維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有民。代有哲王。迄乎末造。吏儉民竊。羣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宏仁孝之行。德高教替。維日不寧。蠢茲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蹂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伸弔伐。六師方震。衆蟻忽奔。斬馘擄遺。川盈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爲爾大

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證曰：思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所欲請致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忱。有崇靡缺。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爲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爲爾表揚。輕徭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嬌息無遺。弑孤難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爲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銜恩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永懷繼絕之恩。其敦睦鄰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効。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下。獨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本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此皆民之蠱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卽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長安道上騰出闖賊謀逆詐僞罪狀以醒民迷正訛復仇說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一丁不識。卽年响馬營生。故號闖賊。箭中厥目而眇。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嚴又名李牟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嚴死。斬潼關而入秦。盜仁義之虛聲。播強暴之實事。僞示傳云。

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反毀我先帝加派等語。其實貪詐淫酷。亘古未聞。甲申歲首日。僭帝于秦壇。改國號大順。永昌元年。二月間。西犯太原。有等僞儒。誤信僞示。妄希自保。強率百姓啟門遠迎。遂陷賊網。反受慘酷。我先帝隨出榜諭。禁止訛傳。京師內外。姦細雜處。雖有嚴諭。竟不早悟。及陷寧武。周遇吉焚家。直迫居庸關。楊成荷戈。探無實報。隨議入監出鎮。飢殘散兵。悉投監伍。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而都內之隊伍已空。亡國之禍。實基于此。不料賊兵三月十七日突擁城下。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權已落姦監之手。十八日申刻。賊兵竊入彰義門。巡城太監杜秩亨等獻城。十九日辰時。賊兵齊入內城。守雉游兵棄械爭奔。九門慘爲賊兵所據。且詐傳云。我來安爾百姓。百姓母得驚惶。令黃紙爲號。順民二字。貼於額。縣於門。卽不妄殺人。是日酉時。先帝披髮跣足。崩於大內免耳山。內監王之俊跪經於帝前。遺詔於衣袂云。只因朕失天下。無顏冠履見人。有百姓不可戮。百官不可留之。諭周后袁妃。不憚一死。隨先帝於地下。諸宮嬪投竄而出者。復爲攔入。闖賊潛駐殿庭。宮中怨慘難述。賊兵數不盈萬。兼以童稚插伍。揚寡爲衆。虛張賊勢。屯於民房。徧城男女。爲賊燒鍋秣馬。一時時分。有駐本家者。捆打勒索銀兩飾服。姦人妻女。時或沿瓦竊入鄰家。被其淫辱者。含羞不忍言。更出姦計。殺降兵於其盤街。詐稱賊兵淫人妻女者棄市。以示警。生員李名世。賊姦其女。赴稟。劉賊將捆賊及生員并女。威嚇。女子不敢招認。反屍分生員。二十日。又出僞榜。凡在京大小官員。一概報名彙察。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繼投井者。二十一日朝見。自辰至酉。逐名點察。檢

賊各嚴如囚犯。押赴劉李二賊將鞠研刑拷。追比銀兩。或數萬金。或數千金。又數百金。慘刑之下。不惟無倖生。亦且無完膚。或以宰輔而哀告。願効犬馬者。或以御史而叩首於兵卒之前。敗名喪國。亦云極矣。惟尚書倪元璐見機先縊。戎政尚書王家彥墜城暴亡。輔臣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詹事劉理順等。皆不避難而殉節。樞部主政成德。致酒雞以祭先帝。檢討汪偉。留詩句以旌厥忱。從容就死。共計二十餘員。其投遞降表及續尾勸進者。亦二十餘員。反被賊面叱碎表。若惠安伯張慶臻。舉家自焚。襄城伯李國禎。罵賊不屈。侃侃直言。要以帝禮殯葬先帝。保育太子。勿毀宗祀。不懼刀鑊。氣何壯也。先帝賴以歸陵。襄城之力不小矣。賊將劉國公。慘刑俱是此人所囑。訊決朝臣。用鐵夾棍斷人足。撞人腦。頓斃杖下。若庶吉士張家玉。面訴賊十罪。受祖刑。七日不死。可謂不愧鬚眉者。不能決絕一死。君子惜之。賊卒嘗語人曰。我等本無他志。不過來此游戲。詎料許大京師。三日而突入。總因將相未嘗衝突。倘有一隊擁來。我等盡散而去耳。安能飽吾所欲哉。至四月初間。拷索各官殆盡。徧訪街市。勒各當舖綢緞商賈等行。及一切紳監富民。甚至賣醬醅寺僧。開茶飯小店。亦必搜括。盡錙銖以滿溪壑。初七夜。令五城僞兵馬各備車數百輛。財寶星運入秦。舍子女玉帛之外。別無大志。若獄囚概行審釋。或授爲濟寧道等官。令順天府考選儒生。有受愚而赴考者。分別等第。授道府官及州縣等官。羈眷屬於都爲質。賊兵押赴蒞任。總兵吳三桂候其舉動。屢報邊急以誘其出。初九日。率兵大敗之。斬首千餘級。賊聞而懼。十三日。留賊太師牛金星監守。借征東之繇。攜我兩皇子各騎一馬於前。聞賊自張一小

黃蓋於後。東出齊化門。其隨兵寥寥。可指而數。是日行至張家灣。奔宿天津衛。僅見數十賊兵往來河畔。絡繹窺探。二十七日。過德州。僞知縣及道官。率行賊政。慘拷前閣部謝陞。限追銀十萬自贖。不從。乃商之衛弁。謝閣部願出資金。召募鄉勇。互相捍禦。先除僞官與衆効死。欽差提督京城內外禁門杜勳。巡城點軍司禮監杜秩。亨椿如靜海人。提督京城內外巡捕訓練兵馬司禮監王之俊。奇吾王承恩。王德化。王之新。保定府容城人。

新進士南歸口述實錄

自逆闖竊據之後。降賊投僞官者。不可勝紀。其尤大逆不道者。莫過周鐘。鐘畜綠牛賊。得草僞詔。有云。萬姓歸心。獨夫授首。比堯舜之揖讓而有成功。邁陽武之征誅而無慚德等語。又有急下江南策。魏學濂凡三上疏。其一則以李賊父名勝請改職名。其二獻價漕策。其三獻由海道平浙策。陳名夏等醜分。邀僞官韓通霖等同飲。學濂行令猜拳。滿座無敵。僞官駭服。又闖賊下令帶來僞官。皆得乘轎及馬。餘降官止許乘驢。親見學濂騎一小驢。穿僞式黃袍。背負一僞策。在草場看芻。指麾得意。旋領泛海平浙之策。差回江南。闖賊召見光時亨。面加獎勵。隨諭卽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曰。諸葛兄弟分任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弟。項煜以太常寺寺正。奉僞命禮泰山。一路馳驛。過山東。始變服。至若領班勸進朝賀最先者。則何瑞徵。韓四維。楊廷鑑。周鐘。魏學濂也。進則娓娓頌言。退則揚揚自得者。梁兆陽。楊觀光也。其他各從逆狀。不能殫列。有一新

進士未授職者。以四月十九日出城奔歸。目擊口述。但有遺漏。更無差誤。原攜偽籍紳一冊。欲上聞以定逆案。因中途被刼。赤身歸南。僅僅錄此。

賊臣改六部政府攷

六部改名爲政府。翰林院改宏文館。守備改名守領。把總改名守旅。衆官朝賀闖賊畢。選人才豐偉及知名七十三人。至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出西華門。每五賊持一人鎖去。拷打索銀。方岳貢拷打不已。乃獻下江東計。

迎降擁戴賊臣紀

楊觀光、陳名夏、周鐘、楊廷鑑、韓四維、項煜、朱積、趙玉森、魏學濂、葉時春、史可程、黨崇雅、熊世懿、龔鼎華、宋學顯、熊文舉、周仲璉、方允昌、湯有慶、繆沅、錢位坤、刑部主事李登雲、梯仙、晉江人。獄中出侯恂、董心葵、爲首。率領朝見。聞賊慰勞侯恂畢。特呼董心葵再三稱慰。俱留聽用。楊廷鑑加俸一級。與陳名夏爲左右親信近臣。夏從徵因敗歸。周鐘宏文館編修。新進士俱升一級用。宋企郊泗洲紇州人。山西布政司檢校。今授吏政府僞尙書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括蒼曲沃人。欽命守保定。賊至卽命中軍繩城迎降。參謀韓霖絳州人。宜興新進士史夏隆附會之。得參見闖賊。講官黎志陞勾菴。湖廣華容人。山西提學參政僞宜諭勅書官。呂弼周思皇。鄆平人。河南驛傳道僉事。五月二十日。持賊令箭護書至宿遷縣。爲總漕路振飛、按院王爰、縛於西門皇華亭。亂箭射死。令碎其尸。淮之士民爭食其肉。鼓噪稱快。又獲癸

未進士武懷涇縣人。同僞遊擊王樂吾王富。僞旂官宋自成同擒解。三僞官及從逆生員胡來賀李魁春。或梟首傳示。或擲河中流。

徐州孝廉閻古古名爾梅貽武懷詩

西北神京望黯然。羣峯曉暗盡如烟。祖宗此恨慮無地。君父之仇不共天。漢在豈知王氏臘。宋興猶紀晉家年。冠裳滿目男兒少。惟有頑民一任遷。生者非生死者生。鴻毛敢與泰山爭。楚人未必無三戶。夏后傳聞有一成。舊國公卿新勸進。同時筐篚獨歸耕。首陽碑下重來臥。不爲殷商爲大明。官道塵封細柳黃。人呼軍彩變河陽。從龍詔出風雲改。佐命勳高帶礪光。景略歸秦終戴晉。懷英相武竟存唐。英雄忍淚尋知己。一夜瀟瀟灑北邙。

燕邸實抄

梁溪華蘭芬等之述。三月初三日。先帝驚聞李賊圍城。執漸緊。始將誤國樞臣張縉彥召對斥棄。十八日賊破彰義門。十九日賊破前門。黃國琦卽令中官執賊傳入翠絃白綾。進於先帝。時先帝勁旅千餘騎。出平子門。中官以礮擊回入殿。上將宮主劈面一刀。隨看聖母自縊。卽走入煤山長壽宮。身著小白綿綢衫。披髮跣足。咬指血題襟曰。百姓不可殺。百官不可留。朕實不德。以致失國。無面目著衣冠見祖宗於地下。任賊車裂我尸。卽自經。後襟上血痕尙如生也。用白楊木棺殮。置東華門之茶菴蒲棚下。安葬無期。有一賣菜傭。見帝后柩。慟哭觸階而死。賊兵所到郡縣。絕無戰攻。專令姦細傳布流言。順從者